



1938 保卫大武汉

[长篇纪实文学] 下 徐力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1938

徐力 著

保卫大武汉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五十五章

日偷袭 陈瑞河
偷鸡不成把米蚀 视死如归守阵地

1. 富金山下

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仗着优良的装备和经过长时间休整的高昂士气，一路杀气腾腾，势如破竹，以迅猛的姿态攻击到富金山一线，把第十师团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此刻，尽管面对着这标高虽说不上高，但地势却是非常不利的富金山，他依然信心满满，成竹在胸。

信心归信心，但面对挡在前面的富金山，荻洲立兵心里也非常明白：这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也是一个敌我双方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冲，中国军人不可能不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进行垂死的抵抗。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发挥手下最大的作战潜能，将官佐、士兵们的武士道精神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踏过富金山，直捣信阳，从而切断平汉路，一举卡住支那军队退出中原的咽喉要道的目的。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这些将佐们自身所迸发出来的战斗激情。想到这里，他开口道：“诸君，第十师还在后面与支那的军队纠缠，而我们已经绕过立煌县城，又经一天激战，顺利地拿下叶家集、强渡了史河。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富金山了。从地图上看，只要越过了富金山，再往前行那些挡在进攻线路上面所谓的山，在我们的眼里不过只能算个坡罢了。各位，我们是在这里等筱冢君到来后合兵一处再向前进，还是我们自己孤军向前呢？”

“师团长，东久将军为此次作战专门给我们配备了轻

装甲车、炮兵和独立重机枪各一个大队。在我看来，他的用意非常明白，那就是希望我们师团一定要赶在冈村君的第十一军之前攻入支那的大武汉，为我帝国立大功。一座标高800米的富金山，是挡不住我大日本皇军前行的脚步的！”

“是啊，将军，如果我们要等第十师团，那我们就不用一路血战，冲锋在前了！”

“司令官，你怎么会想到要让我们在这里等这么个馊主意呢！拿下大武汉，是我们这次战役的根本目标所在，也是我们为帝国立大功、建大业的重要机会。我想你总不会把这种将永记入帝国史册的战功平白地交给第十师团吧？”

“哈哈！”荻洲开心地笑了，“诸君讲得好！拿下富金山！争先攻进大武汉！这是历史交给我们大日本皇军第十三师团的使命！天皇在看着我们！帝国的父老、家人也在看着我们！好吧，我决定明天上午即对支那富金山阵地发起强攻。我相信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师团的任何一个旅团都不在话下。不过，这一路上沼田君的第二十六旅团，一直是我师团的先锋，我想拿下富金山的荣誉，还是由我们第二十六旅的勇士们来接受吧！我希望你们能不辜负天皇陛下的希望与家人的重托，一鼓作气，拿下富金山！”

“为天皇陛下孝忠！为我皇军争光！”沼田听了，立即起立，十分高兴地叫道。

2. 富金山

曙光初照，宋希濂走出设在富金山顶的军指挥部。举目远望，只见平静的大地，早已被鬼子的铁蹄所惊扰，人喊马叫，乱象非凡。所见之处，随处可见身穿黄色军装和飘扬的膏药旗行进着的日本大军。他拿起望远镜，认真地看了看鬼子，从望远镜看到鬼子炮兵们，正在用力地构筑阵地。他放下望远镜，咬牙讲道：“看来这次的来头还真的是不小。好吧，小鬼子，看来你们送死都不想等到明天了，那咱们就比试比试，看看这一仗到底鹿死谁手吧！”说完转身回到了军指挥部。

“长官！饭已经好了，您还是先吃饭吧。”警卫员见到宋希濂回来，连忙招呼道。

“你给先放到那儿，我等会再吃！”说完他走进指挥部，拿起电话：“给我接三十六师，找陈师长！陈师长吗？我是宋希濂，你那的情况怎么样？”

“军座，你放心！这里视野良好，小鬼子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我的部队已经全部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就等着小鬼子来送死啦！妈的，只是遗憾我们没有重炮，要是给我一个炮团，不，就是一个炮营都行。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等小鬼

子的进攻，而是主动出击，一定将小鬼子打得片甲不留！”

“现实就是这样，咱们的武器不如人。要是有了小鬼子手中武器装备的一半，咱们中国也不会被小鬼子祸害成这个样子了。算了，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再说也没有用。怎么样？你们阵地前面的鬼子有什么动静？”

“现在还没有，可派出的搜索队回来说，小鬼子后面的部队正在穷折腾，也不知他们又在搞什么花样，我总觉得这仗不会等太久啦。”

“陈师长，现在鬼子频繁调动，是在集结兵力，为进攻作最后的准备。他们后面的炮兵阵地估计很快就会完成射击准备。以我的观察判断，今天上午小鬼子就会发起攻击，部队千万不要大意，你一定督促全师上下，随时作好迎战的准备！你与我军第八十八师防线的衔接部不用太担心。但与第一一四师牟师长的结合部尤其要注意！这倒不是说牟中珩部打起仗来决心不够，而是在于一是他们所防守的第三高地肯定也有与你的主阵地一样的防守压力，二是他们的装备火力远不如你。多注意点，早发现问题，尽早解决。同是中国军人，一起抗击小鬼子，就要精诚合作，相互关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整个防线的固若金汤。”

“是，军座，我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

“好，现在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判明鬼子的主攻方向，好为我们组织好这次全线防御有个兵力调整的准备！”

“明白了！我这就把你的命令向部队传达下去！”

“哦，对了，水桶、毛巾和水你都准备了吗？据战区报告，现在小鬼子使用毒气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防，你一定要事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如果准备不足，我这就派人给你们送过去。”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作了安排。部队出发之前我也抽查了几个营，各团长也按要求对所有人员行进了检查，据报告来看各部的情况都不错。军座，你放心好啦！”

3. 富金山下

日第十三师团第二十六旅团很快完成了进攻准备，他们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守军左侧，第三十六师一〇八旅的防御阵地。就在这一刻，史河边的一棵老槐树下，日第二十六旅团旅团长沼田重德少将双手拄着指挥刀，叉着双腿站在那里。参谋长走了过来：“司令官，炮兵阵地已经准备完毕，他们来电询问发动攻击的具体时间。”

“哦？看来我们的勇士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让他们不要着急，今天的战争

已经不是僚府的冷兵器时代了，现在是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时代。这里视界良好，对支那的阵地一览无余。荻洲将军已经与空军部队取得了联系，等他们飞机一到，按计划完成第一波次的空中打击后，我们的炮兵再对支那阵地进行精准的打击！我想到那时，天上的炸弹，地下的炮弹组合在一起，那场景一定是壮观而有趣。我就想看看那些胆敢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支那军人，是怎么享受我给他们提供的可口大餐的！啊！哈哈！”

正笑着，天上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他们两人同时抬头向天上望去，只见二三十架飞机飞临上空，并很快到达富金山，随即羊拉屎一样，将一串串炸弹投出舱外，整个守军阵地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哈哈，哈哈！”沼田突然收住了笑容，“参谋长，刚才我是怎么对你讲的，难道你到这里真的就是为了来看戏的吗？”

参谋长立即明白自己失职了，连忙立正道：“对不起！司令官，我这就去向部队下达命令！”说完跑向指挥部，没一会儿，日军的炮弹呼啸着越过沼田的头顶，守军阵地上再一次开起了炮弹爆炸的死亡之花。

沼田用望远镜看着守军的阵地已经被炮弹覆盖了几次，感到炮击得差不多了，十分自信地抬起了右手。

参谋长见此，明白该发动地面攻击了，高喊一声：“停止炮击！步兵联队发起攻击！”

4. 富金山守军队地

富金山半山腰上，在掩体里的官兵们见日军的炮火停止了，一个个从被浮土掩盖的掩体里爬出来，抖去满身的泥土，纷纷进入各自阵地。

第一〇八旅旅长从泥土里爬出来，一身笔挺的将军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与其他官兵军装的颜色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他吐掉嘴里泥土，骂道：“狗日的小鬼子！你们就仗着手里有飞机大炮，他妈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给老子来个真刀真枪的干干！”骂完了他对官兵喊道：“弟兄们，别着急！都给我瞄准喽！把小鬼子放得近点再打！不许放空枪！”

“旅座！你放心吧，咱们与小鬼子打得不是一天两天了，弟兄们都知道了，把小鬼子放得近一点，他们的大炮就起不上作用了，等一会儿，您就看好吧！”

“对！旅座，你放心，我们保管让小鬼子有来无回！”

“好！弟兄们，准备战斗！”说完全体官兵静静地趴在战壕里，眼睛紧盯着一步步离阵地越来越近的小鬼子。

眼看着鬼子到了阵地跟前，旅长一声：“打！给我狠狠地打！”守军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雨一样飞向冲上来的日军。前面的鬼子倒下一片，顺着山势直往下滚，有的甚至还砸到正在冲锋的官兵，活人死人滚在一起。而后面的鬼子全然不顾死活，再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依然脚不停步地踩着同伴的尸体，边开枪反击，边向前冲着。

5. 史河，南大桥

就在日第十三师团开始攻击富金山之际，日第十师团也在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的催促下，从石佛寺沿公路攻击前进，并于9月4日到达史河岸边。

此刻，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正在注视着日第十师团的一举一动。自兰封会战之后，钟松就憋着一股劲。遥想那尚不久远的兰封战役，钟松还在后悔不已。那一战役时，由于部队刚刚完成整编，新兵素质差，再加上桂永清的指挥无能，最终导致了他六十一师的那场失败。今天，4个多月过去了，经过几个月的整训，他确信，自己今天所率的第六十一师，已经不是昨日的第六十一师！战前他接到的命令是：先防守固始，俟第五十九军接防后，至武庙集东北地区集结。为了确保固始守备，他将部队前推至史河南岸，以求利用史河这个天然屏障，延长阻敌时间。

然而，他想错了。一条小小的史河，本不是什么天堑，日军的重型火炮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到守军的整个阵地。更别说他们还有强大的空军的有力支持。日军在天上飞机、地下重炮的打击下，水面上的日军舟桥部队立即行动起来，一面恢复被守军炸毁的大桥，一面迅速在河面上架起了浮桥。

这样，日第十师团与在南大桥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六十一师一场注定是硬碰硬的激战就这样开始了。

6. 富金山，武庙集

宋希濂指挥部内，宋希濂拿起电话：“接三十六师，找陈师长！陈师长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奶奶的！小鬼的飞机、大炮真厉害！弟兄们被压在炮火下根本抬不起头来，不过好在弟兄们的工事修得不错，人员虽有些伤亡，但还不算太大。”

“鬼子地面攻击的情况怎样？”

“第一轮攻击估计有1000人左右，远处还有更多的小鬼子，估计鬼子现在的这些进攻都是带些试探性质的，第一批只上了一个大队，打得也并不是十分坚决。”

“好！老陈，打得好！如果一线部队有能力，主力就先不用。但是有一条你必

须记住，不论怎么样，阵地一定不能丢！给我狠狠地打！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我可饶不了你！”

“军座，你放心吧，只要我师还有个人活在阵地上，就一定坚持到底！不过，军座，我想问一句，我们到底应该在这里守几天？我的心里好有个底。”

宋希濂听他这么一问，还真的就给问住了：当时孙连仲是说了如果你能守住10天云云。可那到底是随口而讲，还是整个兵团真的需要我阻击10天才能完成整个兵团的部署呢？再退一步，如果战区10天时间还不能完成部署，到了10天我就让部队撤下来吗？不论怎么样，长官有这样的战役要求，那我第七十一军就必须完成长官交给的任务，想到这里，他回答道：“你就往10天半月里作打算吧，反正时间越长越好！”

“军座，我明白了！”

正说着鬼子又一轮炮击开始了，有两发炮弹竟在宋希濂指挥部的附近爆炸，警卫连长冲进来：“军长，快隐蔽！”

宋希濂不慌不忙地放下电话：“你紧张个什么？你跟着我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了，连这点事你还看不出来？这炮不是对着我们打的，是射飞的炮弹！射飞的炮弹就刚好落在我头上？哪会有那么巧的事！”

7. 富金山

第三十六师指挥部，陈瑞河观察到日军对第一〇八旅团动了手，蔑视地一笑，对参谋长说：“要是真的说起打仗了，中国才是兵法上的祖宗。小鬼子的那一套不过就是仗着手中的武器装备精良，直来直去罢了！真是一种愚蠢之举，哪有什么谋略，什么章法。你这就给第二六二旅下达命令，让他们旅从阵地右侧实施反击，两路夹击，同心抗敌，把冲上来的小鬼子给我打下去！”

“是！”

8. 商城，第三兵团指挥部

太阳已经西斜，孙连仲捶了捶酸痛的腰，走出了忙了一天的指挥部，参谋长跟着他来到门外。

孙连仲眯着眼睛，好半天才适应了那已经不算太强的光线。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向富金山方向望去，突然感到那里不对劲：“把我的望远镜拿来！”嘴里说着，向参谋长伸出手来。

参谋长闻听，连忙从脖子上取下望远镜交到他手里。



孙连仲拿起望远镜，向富金山看去，只见那天他目送宋希濂一行人走时，在日落后还隐约可见的那棵大树和小庙，今天用望远镜看过去，看到的竟是一棵不大的树桩，而那小庙早已经没有了踪影。看完，他对参谋长道：“看来，第七十一军压力不小啊。那棵树和山上的庙宇没开战前还抬头可见，这才过去一天，庙没了，树枝、树叶少了许多，树木尚且如此，可想他们的阵地上该会变成什么样了。”

“要打电话向宋长官询问一下情况吗？”参谋长关切地问了句。

孙连仲想了想：“算了，宋希濂是一条汉子。别看他比你我都年轻，却比你我都强！哎，在咱们中国军队里，人们常议这个人是老蒋的心腹，那个部队是老蒋嫡系。什么这个是中央军，那个是地方军的。虽说事实上确实也真是如此，但对第七十一军和宋希濂来说，咱们有一说一，真是一个好将领、一支好部队！在宋希濂和这支部队的身上，没有其他中央军的那种不可一世、老子天下第一、目中无人的那种邪气。难得啊！我给宋希濂的任务是在富金山阻击日军 10 天。这仗才打了一天，我们就打电话去问这问那，会让他感到我们对他太不放心了。”说到这里又想了想接着开口道：“再说了，从生活的常理来说：你没准备人在家里吃的饭，就别问人家吃饭了没有；你没打算让人家住宿，就别问客人是否有了住处。现在我的手上已经没兵可派，你再问人家有什么困难？他要提出需要增兵，而现在我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怎么办？所以，你明知他兵力不足，还去问他有什么困难，那不但是毫无意义，简直就是自己在自寻没趣了。”

“总座所言极是。”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为宋希濂做点什么。我看这样，你与第五集团军于学忠联系一下，看他有没有办法抽出一些兵力来，支援第七十一军的作战。”

“是，我马上就与于军团长联系。”

“还有，你还是尽快督促奉命到商城组织防御和正在转进到潢川作二线防御准备的张自忠各部队，让他们行动上快点。固守富金山，是逼于无奈的一步险棋，能让宋希濂他们早一天撤下来，比什么都强！”

“是！总座。我这就去督办！”参谋长说完，转身向指挥部走去。

9. 史河，南大桥

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率部在南大桥激战了一整天，虽然连续打退了小鬼子多次的集团攻击。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打击下，整个防线还是显得捉襟见肘，不时有阵地被日军突破，又不时让守军顽强地夺了回来。作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整个南岸的河滩到守军阵地，到处是累累尸骨，遍地血光。

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站在指挥所，向外瞭望着。近处，完全被硝烟所笼罩，不论是用望远镜还是用眼裸视，都没有办法看清前沿阵地的情况；远处，已经是天地一色，只是在地平线上，还有一线稍稍明亮一点的光辉。

参谋长来到他的身边：“师座，依我看这里绝非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之地，现在部队伤亡过于严重，再这样强守下去，除了徒增人员的伤亡之外，于整个防线无补。依我之见，咱们不能再在这里死守了。而应该将防线后撤至固始一线进行阻敌，那里虽然也不是理想的防御之地，但起码比这种过于平坦的河滩阵地要好得多。”

钟松想了想：“你说得有理。传令下去：各部必须坚持现阵地于晚8点。8点之后各部交替掩护，后撤至固始一线设防！”

10. 叶家集

日军来来往往，一队队日军忙着将老百姓堆在家里的柴火和木料抬往一个空操场上，另一些日军接过，一一架了起来。

另外的一队人则将已经战死的鬼子一一抬到操场，放到了已经架好柴火的架上，没多一会，一个个堆满死尸的柴火架就堆成了一片，几个日军押着3名和尚，开始强迫他们在那里念经，等他们念完了，一个日军军官把手一挥，举着火把的士兵纷纷将柴火堆点燃，一阵青烟过后，便变成了浓浓黑烟，直上云霄。

荻洲在远处看着这一切，一脸阴沉：“才战一天，就有那么多的勇士倒下了。但我大日本皇军的勇士就是变成了鬼，也还是要与支那猪拼一下的！”

参谋长见此，说道：“司令官，我看富金山守军大概就是支那所谓的中央军，装备好于其他部队，人员也比其他支那军队要多得多。依目前情况，只靠正面强攻，我皇军拿下富金山没有问题，但伤亡太大，总不是个办法。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支部队，直取富金山之后，这样就可动摇支那人坚守此山的意志。”

荻洲想了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好吧，那就命令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第十联队从此山的右侧偷袭过去！”

参谋长：“濑谷启？司令官，带一个联队绕道奇袭敌后，一个联队长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你为什么要派一个少将旅团长去呢？”

荻洲：“既然我们决定奇袭，那就一定要达到奇袭的效果，实现奇袭的目的。濑谷君在台儿庄战役之中有勇有谋，进退有据，保存了我大日本皇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说完走了几步，来到地图前看了看：“现在表面上看，挡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座富金山。但谁又能真的说清楚这座山的后面到底还有多少支那的部队？在这样的

形势下，一个带一支部队奇袭的军官，不但要有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念。参谋长，小仗不可以只有小谋啊！”

“是！明白了！今后我一定会牢记司令官的教诲！我这就去向濑谷君下达命令。”

11. 富金山守军阵地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陈瑞河走出掩体，向日军阵地望去，随处可见鬼子燃起的点点篝火，一直向遥远的天边伸延过去，最末端与天上的星星连接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几经血战，山头依在、阵地依在，但已经完全看不出刚走上山来的样子。

参谋长提着一支冲锋枪跟了过来：“师座，你在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看的！”

陈瑞河头也不回地答道：“你看，光凭这点点的火光，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面前的小鬼子怕在一万人以上。见此，倒让我想起了战国孙膑减灶疑兵的故事。”

“到了这个时候，哪还那么多的闲心思。师座，还是回指挥部的掩体中去吧。夜晚在山下观察起来，是天亮地黑，你又是一个烟瘾大的人。别让下面的小鬼子看见了，朝你打了黑枪，要是你出事，我可没法向宋长官交代了。”

“没事，你听我说完。孙膑曾使用过减灶疑兵之计，这个时候小鬼子是不会与我们玩减灶疑兵的把戏了。我就是要看清楚喽，他们今天有多少人在做饭，过两天的这个时候，我看他们还有没有这么多人能活着。”

“行啦，要数我来帮你数，你还是回去吧。”参谋长连推带拉，总算让陈瑞河回到了指挥部。

12. 富金山右翼阵地

第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梁筠跟着一名向导，带着搜索队正在前进。他身后的一连长身边的一个兵士开口问道：“连长，这黑灯瞎火的，你说鬼子他能出来吗？”

“嘘！小声点。打仗嘛，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小鬼子打了一天，他们的主力一直盯着三十六师的主阵地，眼看着没有丝毫进展，他们保不住要出别的主意。”

“那我们就这么多人，万一要是真的遇上了大批的鬼子，你说咱们是打还是不打？”

“我说话不算数，这要听营长的。”

那个士兵见连长这么说，随赶上前几步：“营长，要是遇到了小鬼子，我们到



底是打，还是不打？”

“该打就打，不该打就不打。”

“什么叫该不该啊？”

“要是发现了小股的鬼子，我们能一下子收拾喽，那属于‘搂草打兔子——稍带了’，打了占便宜，不打白不打；要是鬼子大部队只是为了明天作战的调动，我们就不用打了，尽快回去向师里报告就行了。”

“哟，出来搜索一下还那么多讲究。”

连长伸出手来，在他的头上拍了一下：“小子，当兵才几天啊？打仗，这里的学问可多着呢。你好好学着点吧，保不住以后也弄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

那个兵笑了起来：“算了吧，我们家是三代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更没有能冒出烟来的祖坟。我当兵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那样的好事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

“嘘！安静！前面有情况！”走在最前面的排长回头小声说着。

官兵们闻听，一下子全停止了脚步，就近隐蔽起来。

“向后传：一连长你就带部队待在这里不要动！一排长、一班长！跟我来！”

两人闻听，迅速提枪跟了上来。三个人小心地跑了一段，前面鬼子叽里咕噜的说话声已听得分外清晰后，便趴在地上，一点点地爬了过去。

来到山谷的边上向下望去，只见整个一条山谷里，全是日本兵，足足有3000人左右。

“乖乖，没想到有这么多小鬼子！”班长吃惊地小声说道。他们观察了一会儿，看他们好像并没有马上要进攻的迹象，全都横七竖八地在地上休息着。

看清了情况，营长向他们两人一招手，便一起退了回来。到了搜索队的隐蔽地，梁筠安排道：“一排长，情况你都看清了，这里离我们的大部队还远。现你带一个排的人留下，继续进行监视，注意要与鬼子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先带队回去，当面去向师座报告。你一定要记住：如果鬼子晚上又有了新的行动，就立即再派人回去向师部报告。”

“是！我明白！一排的到我这里来。”排长低声说道。

“其他人跟我撤回！”营长梁筠说完起身向回去的路上跑去，其他人纷纷跟了上去。

13. 山谷里

山谷里的部队，正是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的第十联队。在一个

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旅团长濑谷启少将正在独自饮着清酒。

联队长走进来：“司令官！我们今天晚上还组织前进吗？”

“算了，就在这里等到明天早上再行动，那样对我军会更有利些。”

“可是，如果我们能在晚上突袭支那阵地，就一定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为明天大部队正面主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你懂个什么？！支那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愚蠢！你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吗？那一役我师团就是盲目冒进，最终导致了整个师团险被全歼，矶谷廉介将军为此事而被大本营撤职！教训啊！深刻的教训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尚情有可原。可是，如果你经历过了，才这么几个月就忘得一干二净，那将是对大日本帝国、对我皇军官兵的犯罪！你懂吗？”

“是！我会认真牢记司令官的教诲！”

“好啦，注意安排好值班站哨的人员，万万大意不得！中国在三国时就有一名非常著名的大将军，他手持一把八十二斤的偃月刀，胯下一匹日行千里的赤兔马，打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却因为大意，不但失去了自己据守的荆州，而且最后连性命都丢掉了，他的名字叫关羽！你们这些带兵的人，一定要加强注意力，万万大意不得。战场上的大意是要以鲜血来弥补的。”

人都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日第十三师团中将师团长荻洲本指望着这个濑谷启少将是“吃一堑，长一智”，哪里会想他其实是一个吃了一次堑后，就完全被吓破胆的一个人。

“是！”

14. 富金山下第八十八师指挥所

夜晚，师长钟彬正在听着搜索队队长、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梁筠和向导的汇报。

“师座，我估计这群小鬼子有3000多人，应该是一个联队，他们的目标显然使我师的阵地的侧翼。”

钟彬：“一个联队的小鬼子？人数不少啊。他们目前有什么动向？”

营长梁筠：“据我们观察，我估计他们是看到晚了，怕遇到伏击。所以，就停在那里休息。”

钟彬听他讲完，对向导问道：“从发现鬼子的地方到我们这里有哪几条道可以走？你都清楚吗？”

“我从小就在这山沟沟里长大的，这里的路没有我不知道的！”向导自信地回答道。

“那在地图上给我指一下小鬼子都可能从哪几条道上摸上来？”

向导过去看了看，只见一个个杂乱的圈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地名，却既认不全上面的字，又不得要领，看了半天也看不清个一二三来。只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长官，地图上我看不懂，也说不清楚。我知道哪几条好走一点的路，不过，这几条路最后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叫坳口塘的地方，那里两边都是高坡，中间夹一条道，所以所有的路最后都必须通过那里才能过来。”

“坳口塘？”钟彬听完，马上回到地图前，手顺着山谷线画过去，很快就找到了“坳口塘”，他认真看了一下图上标出的地形，一拳打上去：“坳口塘？好一个坳口塘！参谋长！你马上命令第五二八团，现在就开拔，今夜就在那里设伏！明天等小鬼子进入伏击圈，就要力争在第一个波次的进攻中歼灭来犯之敌一部。然后，举全团之力阻敌山口之外！你给他们下死命令：决不能让一个小鬼子从这一阵地突进来！”

参谋长：“是！”说完，他又有些不放心地建议道：“师座，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地知道了小鬼子是一个联队，只派一个团上去，兵力是不是单薄了一些？”

钟彬：“我知道派一个团的兵力去阻击日军一个联队实属兵力不济。但军座给我师的命令是助三十六师守富金山阵地之侧，以确保富金山阵地不失。如果我们只图歼灭日军一个联队之快，而擅自将主力调去伏击。我们的阵地要是在这个时候被小鬼子突破了，那我们不但是有负于上峰对我们的期望，更对不起苦守于主阵地的第三十六师的弟兄。当然，我派一个团过去，也不完全是以卵击石之举。从地形上看这里是两山夹一沟，易守难攻之地，只要指挥布防得当，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有就是，给他们的任务只是阻击而不是全歼，一个团的兵力应该是足够的。”

“是！我明白了！”

15. 峨口塘，山谷里

天已经亮了，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第十联队大摇大摆地走着。濑谷启骑在战马上，心情极好地左顾右盼。突然，他看到前面两山相夹的地势，情不自禁地带住了马：“前面的地形于我皇军大大的不利，让在前面的中队组成 500 人的搜索队，快速前进，大队适当地拉开一点距离！”

“是！你赶快传令过去！”参谋长闻听，即向身后的一个参谋喊道，参谋见此，一催马，向前面跑去。

见参谋走了，参谋长接着说道：“司令官，你是不是太小心了，这里离我们进攻的支那阵地还有二十来公里呢。再说自进入支那作战以来，还很少遇到过支那军

队主动进攻我大队主力的事。”

濑谷启听了，把嘴一撇：“那是你到支那的时间还太短，仗打得太顺了。支那人狡猾狡猾的。在台儿庄战役之前，我也和你一样，总是确信三个月就可以占领整个支那，支那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他们是不敢主动向我皇军进攻的。当时，不但我是这样想，师团长这样想，就连最下级的士兵们也是这样想。正因如此，在进攻之时，我们从上到下，人人奋勇争先，个个生怕落后，所以才不断地孤军深入。可结果呢？你也知道是什么了，就不用我来说了吧。我之所以能从死人堆里爬过来，只是因为当时我旅团在战斗序列上靠后，在得到后撤的命令之后，动作快了些罢了。你是没有看到过支那人在真的与你拼命时的样子，那是非常可怕的。你看看我们师团原来的旅团长除了我还有谁呢？”

参谋长一听这么说，觉得还很有道理，只得收回自己的建议，无可奈何地答了声“是”。

濑谷启见他这样，便得寸进尺地诲人不倦起来：“打仗的事全靠两条，一条是指挥官的指挥判断不能有失误，二是士兵们作战勇敢不怕死。我大日本皇军的士兵都是不怕死的勇士，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天皇陛下尽忠成仁。剩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这些当指挥官的指挥得当了。台儿庄战役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今天我虽然还是旅团长，然而，实际上所带的组成这支队伍的人员，已非昨日之人，战斗力也非5个月之前可比了。当我每天看着这走在我面前的队伍里全新的面孔，就时时在心里提醒我自己：指挥要小心，不能再有判断的失误！如再有个闪失，我是对不起天皇陛下对我的浩荡皇恩的。这种心情你能明白、能读懂吗？”

参谋长听了，心里说道：你说半天冠冕堂皇的话，但我怎么听来都像你是被支那军队吓破了胆。他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却恭恭敬敬道：“将军的苦心我的明白，将军的一番教诲我也全都会牢记在心！”

濑谷启眼看着搜索队已经远去，估计距离差不多了，开口道：“好，继续前进！”

16. 坳口塘，守军阵地

天色初亮，守了半晚上的第五二八团官兵都有些疲惫了，有不少人甚至抱着枪打起了呼噜。

团长嘴上叼着烟，在阵地上又转了一圈，他没喊醒睡梦中的官兵，近一段时期仗打得太艰苦了。他一抬头，看见第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梁筠带着一个排人跑了过来，连忙丢掉手里烟头，迎了上去：“情况怎么样？”

“团座，小鬼子已经开始行动了，看样子他们一点也没有防备，估计离我们这里也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了。”

“好！你们辛苦了，你们已经完成了师座交给你们的任务，回你们团归建去吧，这里的事就交给我们来收拾吧。”

营长梁筠听了，不甘心道：“团座，多一个人多一份打击小鬼子的力量。再说了，你们在这里把小鬼子挡住了，我们团也就没仗可打，你还是让我们留下来打小鬼子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一晚上不是白折腾了。”

“好！好样的！那你们就留下！”和他们讲完了，团长大喊一声：“弟兄们！快醒一醒，小鬼子就要到了！别让你们的呼噜声把小鬼子给吓跑了！”

醒着的官兵们全都笑了起来，纷纷把还在梦中的人推醒。

“弟兄们！注意隐蔽！准备战斗！到时候听我的命令给我狠狠地打！”

“团座，你就瞧好吧！”官兵们嘴上说着，纷纷将手榴弹从腰上取下来，打开保险，拉出导线，并排放在了顺手的战壕前面后，就抱着枪坐在战壕里，等着鬼子到来了。

17. 坳口塘，守军阵地

第五二八团团长和参谋长趴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的动向。

参谋长道：“团座，小鬼子的队伍分成了两段，相距有一两公里，看样子前面这一股有500多人的样子，咱们怎么打？”

“他妈的，小鬼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聪明了。不管他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打，反正消灭他一个，就少一个。既然小鬼子分了兵，那我就决心先吃掉他前面这一股。你去通知部队，反正我们是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们有利。我看，先留两个营在这里，两个营各留一挺机枪，分前后把守，其他人只要把手榴弹准备足喽，只要顺山丢下去，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把另外一个营拉到路口，并把全团其他所有的机枪和机枪手全都放到山口第一线。告诉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顶住后面大队鬼子的进攻，等吃掉了前面这一块，咱们再挥师过去打阻击。”

“好办法，我这就过去。”说完参谋长弯着腰，从蜿蜒的战壕里向山口的阵地跑去。

坳口塘山谷里。日军的队伍大大咧咧地向前走着，远处的富金山阵地隆隆的炮声传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在这里打伏击。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兴奋地高叫道：“我大日本皇军对富金山的正面作战又开始了！勇士们！快快前进！动作慢了，等到他们把阵地拿下了，那我们立功的机会就

没有啦！”

“好！快！快点！要不然可就捞不到立功的机会了！”一些官兵们随声附和着，脚下的步伐明显加快了。

团长眼看着自己的位置已经处于日军大队的中部，高喊一声：“打！给我狠狠地打！”

官兵早已等不及了，听到团长的命令，除了机枪手之外，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去用枪，一个个将手榴弹投了出去。一时间，手榴弹像黑色的冰雹一样，覆盖了整个山谷的上空，纷纷在鬼子的队列里爆炸。小鬼子500多人的队伍，一下子就全部淹没在战火硝烟之中。

鬼子的一个军官在战火中抽出军刀，高叫着：“不要慌张！隐蔽射击，隐蔽……”还没有喊完，他身边几乎同时就有两颗手榴弹爆炸，他高举军刀的手一下子松开，在军刀落地的同时，人也直挺挺地倒下。

山口处，有几十个鬼子官兵，边向山谷两边胡乱开着枪，边往后面的大队撤退着。参谋长见此，对准备迎接后面日军大队的官兵们喊了声：“打！别让一个小鬼子跑了！”

18. 坳口塘，山谷外小路上

不远处正在行进的日军大队听到了前面激烈的手榴弹和轻武器的激战声，第三十三旅团旅参谋长向旅团长濑谷启少将急报道：“将军，前面的搜索队一定是遭到了支那人的袭击，我旅团主力是不是马上出击？”

濑谷启勒住战马，拿起望远镜向前认真观察了一番，开口道：“你速带前面的中队快速增援，到达前面的山口后，等待我下一步的命令再行事。”

参谋长闻听，答了一声：“是！”便将缰绳一提，催马向队长飞驰而去。

19. 坳口山谷外，日军大队

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濑谷启赶到大队前，来到参谋长的临时指挥现场，跳下马来，用望远镜向前张望着。镜头里一片硝烟，什么也看不清：“前面作战的情况怎么样？”

参谋长：“将军，挡在前面的支那人火力很猛，我攻击部队现在还攻击未果。”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就有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溅起一片尘土，两人吓得一缩脖子。

濑谷抹了一把沾在脸上的尘土：“索嘎！”